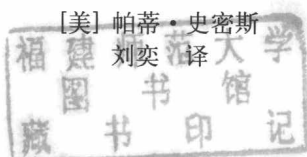


Patti Smith

Just Kids

只是孩子



T1022156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1022156

Just kids

JUST KIDS 2010 © by Patti Smith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atti Smith c/o
Dunow, Carlson & Lerner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20-2011-216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是孩子 / (美) 史密斯 (Simth, P.) 著; 刘奕 译
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10 (2012.11 重印)

ISBN 978-7-5495-1514-1

I. ①只… II. ①史… ②刘… III. ①史密斯, P. — 回忆录

IV. ①K837.1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2941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 276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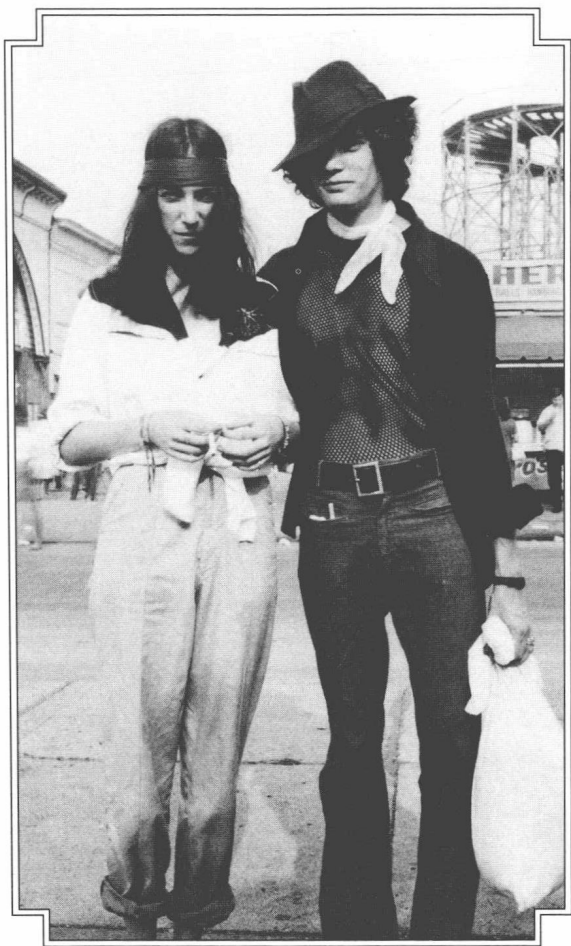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1.5 字数: 220千字 图片: 44幅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

导读 / 那时，他们和世界都正年轻

马世芳

男孩女孩逃离各自的家乡，在那座世界中心之城邂逅。那时他们才二十岁，除了一身胆量别无所求。他们还太年轻，不确定自己应当长成什么模样，却都坚信自己终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。

沿着颠沛的逐梦之路，他们相濡以沫，一起被这座城市伤害，被这座城市滋养，结识各路怪人贵人，那些名字如今看来皆闪烁如天穹星辰。他们体尝了恋爱的甜苦，生活的逼压，见识了庙堂之高、江湖之大，见证了彼此性灵与才华的突变苗长。到头来，这座城不仅是当初投奔的应许之地，更是一座赐予养分的学校，让他们终于足够强壮、足够成熟、足够让梦想成真。他们果然兑现了青春的自许，双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，跻身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，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。

男孩在四十二岁盛年死于绝症，临死交代女孩：向世人说出他们的故事。女孩足足花了二十一年才终于践履诺言——当她完成这本回忆录时，当年男孩拍的那帧唱片封面上睨视着你的女孩，

已经六十三岁了。

世人认识帕蒂·史密斯，多半始自一九七五年的《马群》(Horses) 专辑。封面那帧黑白照，瘦削的女子脂粉不施，穿着男子的白衬衫吊带裤，黑外套甩在肩上，一头蓬乱的黑发，双眼直直望向你，背景是阳光斜映的白墙。这幅图像平静而强悍，细腻却挑衅，和专辑开篇名句“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，不是我的”相互映衬，平地一声雷，从此改变了摇滚的面貌。纽约朋克大潮从这张专辑开始延烧，继而与大西洋彼岸的英伦朋克同党合流，终于成为横扫时代的燎原大火。帕蒂遂被尊为“朋克教母”——在高帽和标签泛滥成灾的流行乐坛，这是一顶“名副其实”的冠冕。

帕蒂曾自谓“恨不能生在十九世纪”，她变成“朋克教母”实属意外，她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诗人。摇滚于她，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诗的载体。她说她从不觉得自己是“摇滚明星”，宁愿自视为“表演者”。她饱读诗书，挚爱的偶像是兰波 (Arthur Rimbaud)、布莱克 (William Blake) 和波德莱尔 (Charles Baudelaire)。看看她这些年的造型，你不难发现帕蒂对那个时代的执迷：那一身装扮，活脱脱是从漫漶的银版相片里走出来的十九世纪颓废派诗人。而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，始终都是最能捕捉她完美形象的那双利眼。

罗伯特·梅普尔索普在摄影界如雷贯耳的威望，乃至于生前身后作品掀起的争议，都已经是当代艺术的必修教材。七〇年代，摄影作品的艺术地位逐渐上升，跨进了美术馆的殿堂，罗伯特便是彼时崛起的新世代“巨星级”摄影家之一。他常以严谨的古典构图和细腻的光影拍摄跨人种的同性恋、性虐待等题材，屡被视为惊世骇俗。即使在他死后，作品已动辄天价，相关展览和书籍

仍屡遭抵制，险被查禁。当年一连串争议，牵扯艺术与出版自由的界线，如今都成了文化史的经典案例。

帕蒂和罗伯特从一开始的爱侣关系，到罗伯特“发现”自己的同性恋性向，几经挣扎而至坦然面对，他们始终相互陪伴，相互理解。这份生死与共的情感，即使后来两人生活轨迹渐行渐远，仍然紧密相系，至死不渝。或许帕蒂和罗伯特的作品都太经典，在几代人记忆中烙下的印象太鲜明，总以为他们生来便该是那模样，殊不知两位艺术家的养成，充满了意外与曲折：罗伯特起初全心投入绘画和装置艺术，对摄影毫无兴趣。他之所以拿起相机，是为了自制拼贴材料，省下搜寻素材的工夫。帕蒂则专心致志写诗作画，一心向兰波与布莱克看齐，这个内向的女孩原本压根儿没想过公开表演，遑论出唱片。她之所以组团，最早只是为了在诗歌朗诵的场合添一把电吉他，增加戏剧张力。就这样，一桩意外连到另一桩意外，引爆了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潜能。罗伯特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摄影大师，帕蒂则变成了“朋克教母”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纽约——他们在对的时代来到对的地方，遇见了对的人：“垮掉的一代”（The Beat Generation）尚未老去，你仍能在东村和正值壮年的大诗人艾伦·金斯堡（Allen Ginsberg）及传奇作者威廉·巴勒斯（William Burroughs）交朋友。尽管帕蒂和罗伯特租住的房间没有电视机，她仍有可能在一九六八年看过《在路上》作者凯鲁亚克（Jack Kerouac）最后一次上电视，醉醺醺地议论嬉皮一族与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关联——次年他就因为酗酒呕血而亡。安迪·沃霍尔（Andy Warhol）和围绕他身边那群美丽而奇特的男女俨然当代艺坛的小

朝廷，“马克斯的堪萨斯城”（Max's Kansas City）俱乐部便是王族进出的宫殿，彼时默默无闻的“地下丝绒”乐团（The Velvet Underground）在那儿制造出震撼天地的声响。摇滚正迈入烂熟的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：帕蒂初抵纽约那年，正是嬉皮风潮勃发的“爱之夏”（Summer of Love），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、滚石（Rolling Stones）、吉姆·莫里森（Jim Morrison）风华正盛，詹妮斯·乔普林（Janis Joplin）和吉米·亨德里克斯（Jimi Hendrix）一夕成名——两年后，他们将和帕蒂在切尔西酒店（Chelsea Hotel）短暂相遇。因为穷，帕蒂和罗伯特只住得起切尔西最小的房间，但在那间“古怪、混账的酒店”，他俩获得了任何名校都不能给予的最顶级的文化教育——切尔西烜赫照人的住客名单，就是一部当代地下文化的点将录。如今，帕蒂和罗伯特的名字也镶在那份后人仰望的名单之中，继续吸引着一代代逐梦人前去朝圣。

这部书花了二十多年才终于成形，帕蒂·史密斯在这段期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伤逝：罗伯特辞世没几年，音乐伙伴理查德·索尔（Richard Sohl）、丈夫弗雷德·史密斯（Fred "Sonic" Smith）、弟弟托德（Todd Smith）相继骤逝，当时帕蒂已经远离乐坛多年，带着两个孩子过着半隐居的主妇生活。在乐坛后进迈克尔·斯泰普（Michael Stipe，REM 主唱）、老友艾伦·金斯堡和偶像鲍勃·迪伦鼓励之下，她重新站上舞台，又录下了一张接一张震撼人心的壮美之作——上帝带走了她最亲爱的人，同时又还给这世界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歌手。而她必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，才能穿越失落的伤痛，寻得合宜的叙述方式。回望所来处，《只是孩子》也是一部献给那些陨落星辰的伤悼之书。

二〇〇五年，法国文化部颁赠艺术文化勋章给帕蒂·史密斯，这来自兰波与波德莱尔故乡的礼赞，于她再合适不过。二〇〇七年，帕蒂正式列名摇滚名人堂（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），典礼最后群星大合唱的歌，便是她的《人民拥有力量》（*People Have the Power*）。近年她仍不断巡回演出、录音，并且持续写作。她的一对儿女，如今都成了厉害的乐手，经常和母亲同台表演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七日，美国国家图书奖颁给了《只是孩子》。在领奖台上，帕蒂·史密斯忆及她当年在斯克里布纳书店打工的日子：“我梦想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，写一本我能放在那架子上的书。”她眼眶泛泪地说：“拜托，不管我们科技再怎么进步，请不要遗弃书本。在这有形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本更美丽。”

她的确写出了一本担得起那梦想的，美丽不可方物的书。

目 录



导读 / 马世芳	i
前 言	3
星期一的孩子	5
只是孩子	41
切尔西酒店	105
神合形离	249
牵着上帝的手	305
致读者	329
译后记	351

关于罗伯特的故事已经说过不少了，以后也还会再说。小伙子们会学他的步态。姑娘们会穿起白裙，悼念他的卷发。他会被谴责，被崇敬。他不羁的行为会被指责或被浪漫化。最后，真相将在他的作品中——在艺术家有形的身体里——被发现。它不会消散。人类无法评判它。因为艺术是赞美上帝的，并终将属于上帝。

前 言



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在睡着。之前我往医院打去电话，想再道一个晚安，他却已在重重吗啡的作用下失去了意识。我在电话里听着他吃力的呼吸，站在桌边，拿着听筒，我知道我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我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，我的笔记本和钢笔。那个深蓝色的墨水瓶原本是他的。我的波斯杯，我的“紫心”，一副乳牙牙托。我慢慢地走上楼梯，边上边数，一级，一级，有十四级。我给婴儿床里的女儿盖上毯子，亲了亲熟睡的儿子，然后在我丈夫身边躺了下来，祈祷。他还活着，我记得自己这样低语着。然后便睡去了。

我醒得很早，下楼梯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我捻小了昨晚没关的电视机音量。屏幕上的托斯卡¹吸引了我，她的表演带着力量和悲伤，还有对画家卡瓦拉多西的激情。那是个春寒料峭的三月清晨，我穿上了毛衣。

我升起百叶窗，阳光照进了书房。我抚平椅子上铺的厚亚麻布，

1 Tosca, 普契尼的三幕歌剧《托斯卡》(Tosca)中的女主角。

选了一本奥迪隆·雷东¹的画册。翻开那幅《闭合的双眼》²，一个女人的头部漂浮在一小片海蓝之上，苍白的眼睑下，蕴含着尚未显现的宇宙万象。电话响，我起身去接。

是罗伯特最小的弟弟爱德华打来的。他告诉我，就像他答应过的，他已经替我给了罗伯特最后的一吻。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像在做梦一样，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。那一刻，托斯卡开始了那段精彩的咏叹调《为艺术，为爱情》³。为艺术而生，为爱而活。我闭上眼睛，十指相扣。上帝了解我想怎样道这个别。

1 Odilon Redon (1840 ~ 1916)，法国象征主义画家。

2 *Les yeux clos*。

3 *Vissi d'arte*。

星期一的孩子



